

# 老子之道的蠡測

鄭琳

## 一、前 引

茫茫宇宙，蕩蕩乾坤，麗日光天而忽又陰霾密佈，萬竅怒號而忽又衆竅爲虛，半畝方塘，天光雲影，瞬息而萬變，雜亂而無章。太古初民蟄居於叢林山谷間，和一些奔騰咆哮於原野大地之猛獸，蜿蜒匍匐於陰霾瘴霧之蛇虺，相並雜處，猿狖膏莽，似這般原始赤裸裸的天地，充滿了驚險與不測。人在這種情狀的撞擊之下，心情遭遇到無比的驚怖、悸動與不安，自然而然的產生了無窮的困惑與疑猜。誠然，宇宙的來源確是極其玄奧而神秘的問題。試看宇宙間的一切現象，無端而有天地，而有日月星辰，有山川草木，有人類萬物。這已是够神妙莫測的了，更無端而忽生忽滅，忽榮忽枯，忽而飄風驟雨，忽而慶雲和風。真是自其變者而觀之，盈天地之間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又終古如斯，其儼不恣。這究竟何以故而云然？莊周在其書的天運篇，就曾表達了這人人衷心所深藏的疑問：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天何以運行不息？地何以安處不動？日月何以往來經行？是誰在那裏主宰着？維持着？推行着？雲從何處以生，風從何方面來？

是誰在發號施令，是誰在吹噓呼吸？披掛降施？由於這些幾乎無從置答的困惑，在上古民智未開之時，神道觀念，迷信附會，寢假而滋生。以爲萬物之上必有一天帝之存在，以主宰宇宙之種種現象，以維持天地之種種運行。暨乎後世，人事日繁，理性漸啓，人智之自然衍進成長，漸覺天帝之爲子虛而神道之屬烏有。於是在人心智之覺醒中，在人意識之潛態中，一直試圖以理性之方式，來解釋所接觸所感受到的一切現象，而開始要求建立一種理性的、系統的而一以貫之的宇宙觀，以解釋天地萬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如此存在之原理原則。於是莫不追問到宇宙的生成，宇宙的本質，而作種種探討思維與觀察，這在東西兩方的哲學家，又各有其不同之體會與理解：

在古代的西方，如希臘哲學家始祖泰利斯 Thales 以水爲萬物的本源，安那西明斯 Anaximenes 以一切萬物由空氣之凝聚與發散而成，赫來克利透斯 Heraclitus 以火爲一切宇宙萬物之根，德謨克里圖斯 Democritus 則以萬物由不可分的原子構成，至摩波多克斯 Empedocles 又主張萬物不外地水風火四元素的聚散離合，印度的順世外道亦謂：「地水風火生一切有情」。他們都對宇宙作客觀的物理的觀解，且往往是由一問題或少數問題開始，姑且假定某種答案爲真，而由此答案以引繹出其他問題之答案，並不斷除去其不一致而相矛盾之處，及思想中之多餘或駁難之成份以歸於貫通與純一。他們以邏輯分析的態度，作純理性的思辯，與自己生命的進程處於一種主客對待的狀態，作置身事外的理智的追求，而建立了客觀的形上學。這與東方聖哲顯然是兩種不同的典型。

東方哲學的特點則在於我國先哲們並不把宇宙論與本體論分開。他們融貫體象，通過自我生命的本體以觀照宇宙萬物的本體，因爲兩者是一互相融貫的，是同源的一體，所謂天人的合一，物我的雙融。須知，宇宙固然是萬事萬物的集合，然而更是生命創生流衍的天地。宇宙間任何外在的事物，必有其相應的內在生命。是以先哲他們不離開生命以談宇宙，也不以旁觀者的立場作純邏輯推理的外在觀解。此所以遊濠上而樂的莊子，見鱖魚的出遊從容，而直接道出「是魚之樂也」。入乎其內，方能以有出乎其外的直觀慧解。有了內在本質的溝通，方能有外在真切的觀照。民胞物與，畢竟，吾人與萬物同處於一個宇宙，同屬於一個宇宙的法則。法雨均霑，體萬物而不遺。吾人內在生命的律動即是外在萬物的律動，人類心靈的準則就是宇宙萬物的準則。繫辭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莊子云：「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也。」◎橫渠先生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我與宇宙萬物是同體的存在。先哲們不把「我」獨立於宇宙之外，而作一個純外在的探測者，觀望者。他們通過生命流行以觀照宇宙萬物，如此而爲飛戾天，而魚躍於淵，如此而宇宙才是一個莊嚴的，圓滿的，生機洋溢的人間樂土。無論如何，這是我國先哲思想的特色，也代表了我國哲學的典型風格。易繫傳云：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內而「取諸身」，外而「取諸物」，正是心物合一的溝通，內外一致的體照。「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正是形而上下的融貫無間。吾心遍萬物而爲體，而萬物又皆備於我矣，這種把宇宙溼融在自己胸中，而又把自己生命投注於萬物之上的時空、生命、人情、物理的整體結構體系，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圓融一貫的宇宙觀或天道論。

## 二、老子之道——一個別有天地非人間的宇宙

對於我國的宇宙觀或天道論言之較爲深切者明而具體者，除易經一書外就首推老子了。老子的哲學體系，當然不是憑空玄想山河大地的生成與來自多以合理的解釋而來的。正是我國所有哲人的典型人物，老子他汲取了民族智慧，通過自我身心性命的涵蘊，從生命內在的觀照與夫外在現象的超化流行中，默識心通，仰觀俯察而建立一套廣大精微，系統完整，首尾一貫的形上哲學。其文約，其旨遠，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愈經歷煉而愈能見出其光華與層次。大約而言之。儒者立論，處處見出綱維世道的苦心，是仁者的襟懷。老子則在在有撥雲霧而見青天之真智慧，是智者的風範。他不僅有一個智照靈通的心靈，加以有悠久史實閱歷的經驗，所以，萬物的生成演化，事物的繁富錯綜，複雜變幻，在老子洞澈了大全，了悟了時空交錯所激發的光影之後，對宇宙萬有，人生世相的多種層次，有一個整體的，直達本源的透視。因而體證到一種瀟灑、空靈，亦有亦無，亦動亦靜，亦虛亦實的「道」的境界。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③

澗戶寂無人的永恒本體，與紛紛開且落的剎那生滅的現象，在這詩裏有一個明顯的對照。這一個隱藏在「紛紛開且落」後面的永恒本體世界，就是老子之道的宇宙。由多以窺一，這是老子向形而上無窮的開拓，無限的超越所達致的一個境界，而且他一直繫心於此，正如李白所云：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一個隱約在桃花流水後面的本體世界，一個別有洞天的道的宇宙，就在桃花流水的艷艷熒熒的中間存在着，流行着。透過桃花流水表象後的別有天地，是老子所肯定的道。他肯定道的本體，就是宇宙萬物的本體，就是桃花流水的本體，道不離宇宙萬物，桃花流水而獨在。他也肯定宇宙萬物的本體，桃花流水的本體，就是吾人心靈的本體，吾人心靈亦不離宇宙萬物，桃花流水而獨在。所以道的本體，就是宇宙萬物的本體，就是桃花流水的本體，就是吾人心靈的本體。萬物皆備於我矣，執簡以御繁，吾心即是宇宙。形上之道即是形下之器，道不離物而與物無際。道即是宇宙萬物，即是桃花流水，即是吾心。真正是：千古意，君知否？只斯須，數點梅花天地心！

「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④，假如我們說：老子本此「道」以形成其人生哲學與政治哲學，當然是順理成章，辭達而理舉。然而我們更必須明白的是：老子並不是先假設了一個「道」，用以來解釋種種有關宇宙生成與現象形成等等的問題而形成其道的哲學。在實際上，老子是道的發現者，體悟者與印證者。老子之道的建立，與其說是由本體論宇宙論以推展至人生政治，毋寧說他是爲了要安排人類的紛擾，消解世人的煩憂，以安頓人心，謀求福祉，以獲致精神之寧一與宇宙的自然秩序，而展開而導致的一個真實存在的道的體系。執簡馭繁，他所繫心的雖是形上之「道」，而他真正關注的則是形下的器世間。「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⑤，道是他所執持以駕馭實際世間的樞紐。所以老子

雖是言道之書，五千言中固然是談天道的居多，但其表現的着眼點則仍是落在人事上。雖然超以象外，而往往是得其環中。這種形而上下的一貫，心物的合一，內外的圓融境界是老子之「道」的特色，也是中國哲學的特色，是我國先哲智慧成長至圓融境界的表徵。於此，我們溯本窮源的話說從頭，當知：一種理致之發展完成，必有其歷史成長的線索。老子之道之所以如此之圓融、貫徹、成熟而深至，而達到上下的一貫，內外的通澈，這也是前有所繼承的，是聖聖相傳心路歷程的印證，繼續與延長。我民族文化多歷年所的蘊積，加以人類心智之自然飽滿與成熟，至老子其人又得天才睿智之獨厚，更以其智照靈通，慧觀默識而感悟而獲致的一種累積成果。而這種累積成果的獲致，得力於老子過人的卓絕的智慧心靈與才識情懷，固是不待言說者也，然而一個民族心靈，民族文化，其孕育醞釀經過了一個相當時期的融會貫通，汰蕪存菁的自然成長的純一工夫，是必須有人來凝聚來點化來呈現的。以是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在天時地利人和的靈秀所鍾之下，自然會陶鑄出一位不世出的天才應運而生，以便這長期孕育成熟的累積得以集其大成以臻於圓成。而老子即其人焉。是以老子之道的哲學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早早的呈現出一朵奇葩，千里來龍，到此結穴，實在也是理有固然勢所必至之事也。

### 三、無言的道境——一個不可道的混淪整全的形上境界

「道可道，非常道」，在陳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前，得先以一則故事作為先容，以明道之不可道性之後，再來嘗試道之，方能融通周遍庶幾不至於拘泥執着而掛一漏萬云耳。

龐居士貞元初謁石頭禪師問：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

石頭以手掩其口，居士豁然有省。

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

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居士於言下豁然大悟。

其後，居士至藥山禪師處，臨別，藥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時正大雪，居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sup>②</sup>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一個雪的境界，象徵一個道的境界。一個道的境界，是一個藝術的境界，一個美的境界，一個神而明之的化境。這種境界使人清明澄澈一塵不染，使人絕慮忘言。所謂：言語道斷，心路行絕。卽令有所言說，亦如未說。所以石頭禪師以手掩其口——掩卻了口，卻張開了心。此顯居士之所以豁然有省者也。

省個什麼？省的是：

道，它一個整體，一個圓滿，一個完成。是一個全，一個美，一個無的化境。它不與萬法爲侶，卻與萬法爲一。澈上澈下，內外通達，統體大明。西江之水，如之何可以一口吸盡？道是整全，透體遍澈，如之何可以言說道盡？縱使西江之水，一口吸盡，道出來的又是什麼呢？到那時，懸河之口亦將我欲無言了。

在無言的境界裏，才是一個渾成的宇宙，不染的整全。「好雪片片，不落別處」，雪落在雪裏，盡宇宙是雪。在這樣的宇宙中，有清白的人間，在清白的人間裏，有一塵不染的人生，在一塵不染的人生裏，有一塵不染的世界。一塵不染的人生與一塵不染的世界，合成一片，沒有分別，沒有顏色，正是：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不染的人生落在不染的世界，對此，不見顏色，不見分別，統體一如，當下卽是。不染的人生，清白的世界，雪的宇宙，美的宇宙，道的宇宙，到此，眼見如盲，口說如啞。「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枵機，似滴水投於巨壑」。<sup>③</sup>盡宇宙是道，不與萬法爲侶，卻與萬法爲一。是以，道其可道，非是常道，非是整全，不可道的與萬法爲一的混成之道，方爲整全之至道。老子猶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我們談玄說妙，言無論有，也只是描摹其一麟半爪而已。然而觀鳳一羽，足以知五色之相滄，我們在捕捉了道的不可道的意境之後，再來道其所道，如此，留有一方圓轉的空間，方不至於食而不化以管中窺豹。方能有一個較爲接近全貌的了解，以免於猶龍之老子，始終在雲霧的繚繞中而莫測高深。這是我們在談老子之道所當準備的心靈空間。此所以道德經百草的第一句就云：「道可道，非常道」者也。

#### 四、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一個嘗試道之的混成道境

易繫辭云：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道字的本身，就有它形上的意味在，老子之所以把天地萬物創生的原理字之爲「道」，則是有意表達道是一個先於天地，超乎形象而存在的一種整全的自然法則。形下之器則是我們感官所能以接觸到、見聞到的一切宇宙萬有的諸般個別現象。而這些宇宙現象的形形色色艷艷熒熒，就是這個形上之道的作用在時空交錯之中所激發出來的光影聲色。他們變動不居，生滅無常，是可道的不常之道。而老子所肯定的不可道的常道，則是在這些非常道的器世間的艷艷熒熒之上的一個非現象超現象而爲一切現象之所從出的形上境界。這種境界，它超絕時空，照體獨立而又生生不已，非屬吾人之所以能爲力。是它主張纏綿，吹噓呼吸，是它披拂隆施，生育萬物而又貫穿於萬物之中。未有天地之先，自古以固存，既有天地之後，亦周行而不殆。一而無分，玄而不測，大包天地之外，細入毫芒之內，萬物之體卽其體，萬物之性卽其性。它是一種存在於杳冥虛無的作用能力，就在這杳冥虛無，不息的作用之中「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於是，時空才有了它的定位，宇宙才有了它的內容。這種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的，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的作用能力，老子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蘇子由注云：「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可知老子之道，不是真有某種特定之事物，更不是老子所創造發明之何種學說，而是老子以其敏察與洞識之睿知，默識到體證到這種杳冥虛無的作用力，無以名之而字之爲道。莊子云：「道之爲名，所假而行」，可知，「道」只是老子不得已所借用的一個名謂，用以代表老子所發現到的天地萬物與夫宇宙現象之所以形成的原理或宇宙間自然而然的用能力。道經第二十五章有較爲周詳的描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這個物當然不是器世間有形有象之物。乃是表達：道是一種形而上的實有，在天地萬物，一切現象未創生之先的那個混淪未分整全混成的本體的存在狀態。

王夫之云：「形象有間，道無間」。

列子天瑞：「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這個形而上的渾淪無間，混成的整全，它是一切宇宙現象的形成者，它是一切器世間的羈維者，主持者。宋常星云：

此物先物即道，在物曰理，在心曰性，分而言之紛紛紜紜，無不是此物，合而言之，萬法歸一，無不是此物也。是故混合有無之機，渾同色空之妙，禮有於無極之中，應變於上太之始。

這個混成的先天地之道，雖是寂靜而無聲嗅，虛寧而超形象，然而它的作用則無所不在。它賦命一切，內在於一切，無在而無不在，萬物紛紛而一以貫之。言道之體。常而不變，獨立不改道是終古永恆的遍在。言道之用，則渾同色空，混合有無，變而有常，周行不殆。一體一用，這構成了宇宙循環與創生的程序，而為宇宙生化的經緯，萬物便由這一經一緯的作用之中源源不窮而得以化育成就。道德經二十九章云：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益，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

道是一個先於天地，渾淪而整全的存在。它是宇宙萬物之所以成為宇宙萬物的形上的理則。一者，數之元，數之始，是鴻濛未判之無極而太極。所以這裏用來代表萬物之始的「道」。萬物都各由於得其所以為其物之道之理，而成就其為物。就其大者言之，天得其所以為天之理而成就了天之清。地得其所以為地之理而成就了地之寧。神、谷、萬物、侯王等等都是由於各得了其所以為神、谷、萬物、侯王之理而成就了其為靈，盈、生、貞的具體事象。「致」嚴靈峯先生云：「致，至也，招致也，言天、地、神、谷、萬物、侯王六者所以招致清、寧、靈、盈、生、貞者，皆由於得一之道而至也」。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萬物之生，侯王之貞都是存在於形而下的具體事象，而這個「一」這個「道」則是使這些種種的具體事象成為事實的杓杓中的推動力。所以這些清、寧……等等的具體事象都是由於「一」的暗中推動而成就的。如其是沒有這個寂兮寥兮渾成而整全的道在暗中推動着，主持着，成就着，那末這天之清，地之寧……等等恐將實現不出來了。所以說：「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在這幾句中的，「無以」都是「無一以致」的省略



，王弼注：「用一以致清耳」是也。即是天無一，致清則將恐裂，地無一，致寧則恐將廢，神無一，致靈則恐歇，谷無一，致盈則恐竭，萬物無一，致生將恐滅，侯王無一，致貴高將恐蹶」。所以這個道的代稱「一」，獨立不改，周行不殆，盈天地之間，萬物無不以致此「一」為其成就之理。此其所以為天下母也。淮南子原道篇亦有說之云：

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莫不中規，方不中矩。有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動。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

「一」之理，「道」之理，無往不在，無施不可，無時無地無物不可為其具象表徵，正是：「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此所以為先天地而存在能生萬物之「天地根」者也。

## 五、道之大、逝、遠、反——一套不落言詮的言詮

前已言之，道可道，非常道。可道之道是一種具體的事態，或特定之對象。凡事態皆有份限，凡對象皆有定體，是形下之「有」，故可以言詮，可以界定，是道的發用流行。而真常的有物渾成的形上整體，它與時推移，因物變化，作用雖然實在，而其體則虛無杳冥，既不得以界定，亦無從以名言詮釋，老子不得已而以恍惚杳冥之言說之，亦屬一時之權宜。因此在老子把不知其名的「有物混成」字之曰「道」以後，尚有未盡之義，而又強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以隨詮隨掃，裨能得魚而忘筌，得意而忘言。道之為名，所假而行，任何名言，僅只為一個假借的代稱。這大、逝、遠、反也都是借來圓轉靈活這道字的內涵，作一個不落言詮的言詮，以掃描出道之無窮的無相之相。夫所謂大者，大乃是道的一項屬性。鳶飛魚躍，充塞流行於兩間者，莫非妙道之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道之流行，在稊稗，在螻蟻，宇宙萬物，無所不在，此其所以為大也。

道德經第卅四章：

大汎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本章借水之汎濫以狀道之澤潤萬物，普利羣生，無施不可以明道之大。王弼注云：「言道汎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是以所謂大，不僅是空間的，亦是指道用之無所不至也。「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道是如此其體物不遺，雖一草一木之微，亦無或有外。涵淪萬物，舖天匝地，統育羣生，衣養萬物，而無一物之不歸，無一夫之或外。且常無常有，言其大則微妙無相，不可名大，言其小則彌淪無極不可名小。無執無得，此所以終成其爲大也。所以，道之大，不是一種形相的空間的大，而是一種作用能力的無所不在也。

莊子云：「精神西馳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說之爲大，實在是表達一種白本白根的一往無前的超越拓展與往復回還的屬性。所以老子在強名之爲大以後，又以「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來靈活闡述道之大相。這是一種烘托渲染而又消解化道的表達法。大、逝、遠、反皆是道之形容，非是道之稱謂。大曰逝，以「逝」的意象來呈現道的流行不息，周行不殆，無限往前開拓演化的作用力，以加強大之動態的內容，而消解大之空間形相。大與逝皆是指道的進程而言，乃是宇宙萬物的自然衍進無窮擴大而一往無前以至於渺渺冥冥，玄遠無窮，故云「逝曰遠」。遠者玄遠無極，深不可測，以「遠」來消解「逝」相，以明此「逝」不是一種單向平面的逝，而是灑淪無有窮極，周流而不息者也。由於不息的作用，雖是極玄遠而又極切近，放之彌遠，卷之則藏乎一身，雖遠而無極，然一念之間回身反照無不具在而萬物皆備於我。遠而不空，有諸妙用。此哲人深恐世人不知向切身處體會而向外尋求，故云「遠曰反」也。反之含意爲：道雖大遠無窮，然而實不外於吾人之身心性命，日用平常。蘇子由云：「雖遠及乎無窮，然後在於吾身之中，而於日用之間不可離也」。由於道之大而能逝，遠而能返，故是非大非細，非近非遠，翻六合藏一身的渾成整體。大、逝、遠、反都是重疊式的將道之無相妙用拈出加以一番描繪形容。四義烘托一義，以互補其不足，四義合一以彷彿混成之道真。可藉以會意，而不可以執着搗得也。牟宗三先生亦曾說之云：

此「逝」字以數化「大」之固執。此「大」非定量之「大」，故以「逝」而數回之，復以「遠」周回「逝」，不使「逝」

成爲一單線之「逝」，此「逝」而非「逝」，而爲「遠」矣，周行之「遠」，並非馳騁遂轉，隨「遠」而適也，所以「反」泯其「遠」相，「遠」而不「遠」，而名曰「反」也。其極也，亦「遠」亦「反」，無「遠」無「反」，而唯是一冲虛之玄德。以「逝」救「大」，以「遠」救「逝」，以「反」救「遠」，遞相救即遞相遮。」

所謂圓歇者，乃是消化作用，去其圭角，使之圓通無窒碍也。蓋以道者，乃是一種冲虛無朕，混成整體的妙用，予以任何描繪，均不免於呆滯不化。然而不言亦不足以明道，所以強名之曰道、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者，乃是隨說隨掃，相救相遮，圓而歇之，化而泯之，以消其跡痕，以祈能得會其意而忘其言，此所以爲一套不落言詮之言詮也。

## 六、道的無與有

肇論<sup>①</sup>云：「夫聖者，微妙無相，不可爲有，用之溼六合，不可爲無」。無是就道之體相而言，有是就道之妙用而言，非體則無以行其用，故即體以顯用，非用亦無以明其體，由用以見體。體與用，無與有，無非是陰陽動靜，一氣之化。道是有中之無，亦是無中之有，老子並非專注重於形上之無，他亦重視形下的無中之有。道的有無是道的兩種不同的觀照。老子云：「此二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sup>②</sup>所以無，不是空無，不是寂滅，它是「實有」，它是「衆妙之門」。無之體中，含有造化生物之妙，有之用中，一一皆出於杳冥之無。此所謂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卻萬古長空，亦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因爲萬古長空正是一朝風月的本體，而一朝風月則是萬古長空所生的妙用。無是有之體，有是無之用。「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一個隱含在桃花流水後面的世界，正是別有天地非人間的本體宇宙。這別有天地的形上之無，不就在桃花之灼灼，流水之涇涇中存在着，流行着嗎？變化無常之中有不變者在，而永恆不變之中，亦正有聲、色、光、影無窮之妙用存焉。康節先生云：「易明器卽道，老明有卽無」。這有中中之無與無中之有的關係，在道德經中也曾有諸般之描述：

(一)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sup>③</sup>

司馬光云：「中虛故曰谷，不湘故曰神」此中虛之無，它不是一無所有，而是有其神化之妙用在，故云谷神不死。是無中含有能

生萬物之妙用，故謂之元牝，謂之天地根。動，窮也，言道體虛無，而其能生萬物之妙用則無有窮盡者也。

(1)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⑤

吳澄云：「橐籥，治鐵所以吹風熾火之器。爲函以周罩於外者橐也，爲轄以鼓扇於內者籥也」。這裏是以橐籥來象徵道之流行作用於天地之間，橐象太虛，包涵周徧道之體，籥之鼓動於中者，象道之作用流行。所以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空虛之中，藏有無限妙機，道體雖虛，而作用則未嘗有窮盡，乃是愈用而愈出者也。

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繳，其下不昧，緼緼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爲道紀。⑥

曰夷曰希曰微者，皆幽深玄遠不可捉摸之謂，用以形容道體之虛無。道之本體超越一切聲色形相，是現象世界以外的另一天地，非是吾人感官經驗所得以把握者，故視不見聽不聞搏不得，此三者皆無以窮究，故混而爲一整全的道境之無。宋常星云：

三者理可分而道不可分，細想鴻濛未判之始，道之本體無方所，無形狀，耳目不可及，言問不能到，如雲出岫，捉拿不住。似月印潭，摸索不得。是故放之則彌六合，歛之又空無朕兆也」。

蘇子由曰：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

這些都充分說明道體之無，說明道體是形而上的超越存在。沖穆無朕，不可執捉，然而它體物不遺，能生萬有。是故，道在形上時不見其形，在形下時不昧其理，萬物由之而見，此所以其上不繳，其下不昧者也。虛無杳冥不可謂有，能生萬物又不可謂無，似有非有，似無非無，故曰：「玄玄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者也。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者也，道雖先天地而生，但無有開始，故迎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道雖後天地而存，然而無有終了，隨之不見其後，無去日也。道是一個永

恆，一個終古。一存永存，無在而無不在。是故，道者，是有上之無，而無中又未嘗不有。能執未始有物之先的無，自能控馭當前種種的無中之有，此正是因其有，而體其無，體其無而用其有之妙處也。

（四）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sup>②</sup>

蘇子由云：「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道是德的絕對本體，是有中之無，德是道的本然妙用，是無中之有。形而上的道落實到經驗界的器世間就是德。道與德只是全與分，體與用，有與無的分別，而沒有本質上，內容上的差異。所以說：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恍者恍然在日，似無而若有。惚者，若有所失，似有而若無。道之爲物，雖然是唯恍唯惚的虛體，然而在恍惚窈冥之中，「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均是就其無中之有，道運爲德而爲言的。道之體虛無恍惚，然宇宙萬象，天地萬物皆由道而生。精者，一切生命之原質機能，此言道體雖虛無窈冥，但其中之生之機能則是真實不虛者也。信者，不差失也，言道之含藏生之機能，乃是絕不虛假，而有其必然的律規而不差失也。所以，恍惚虛無之無，它不是邏輯否定之無，亦非空無所有之無。它是一個具體定含義，與積極性內涵的。不是一無所有，而是含藏真機，能生萬物的存在。因此，也可以說，道之無是一個徹底的肯定，至無之內，有至有者存，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在焉。

（五）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sup>③</sup>

輻，車輪中之直木，轂，車輪中心圓木，四周埴輻，中空以安車軸，車始能轉動行走。轂之所以能轉動三十輻者，以其轂中空虛受輻而運轉不窮也。埴，和也，埴，土也，和黏土以爲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感受。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爲用，皆在於空虛無得之處。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車、器、室之用，皆有之以爲利也，而其所以爲利者，皆是賴於車、器、室之虛中之無而爲其用也。當其無方有車、器、室之用，觀於此三者，可知其則不遠矣。有之爲利，

利生於有，而有利之用則又生於無也，是無之爲用大矣。薛惠云：

「章末雖並舉有無而言，顧其旨意，則即有而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借人所明數事以曉之」。

此言是也，常人皆重有而輕無，貴實而不貴虛，有之爲利，人莫不知，殊不知有之所以爲利者，乃以其中之無也。天地之生萬物，亦藉賴此兩間之虛空以爲用耳。老子舉此三事以明：凡物皆以空虛而生其妙用。有無相生，相爲依存，相互爲用。莊子不亦云乎：「寧無空虛，則姑婦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亦是假事象以明心之虛通之妙用也。心不虛通體道，陷溺沉淪於官能之中，是則六鑿相攘，而傷生害道矣。虛其心，實其腹，心與天遊，反流歸一，六用不行，方能妙用不窮也。

## 七、總結——道通有無是天地之母萬物之根

上探我們說道的無與有，以及大、逝、遠、反等的混成意象對老子之道作了一些第一層次之深測。我們可以體識到這個大、逝、遠、反混成的道，在惚恍杳冥之無中，含有造化生物之妙，而宇宙萬物變遷發發之有中，又全是虛通妙道之流行。是以老子之道，有無並觀，同是一體。因此，這個無不是實質的無，不是等於零的空無，而是其中有象、有精、有信、有實，富瞻圖足，其能生萬有之機，深潛於不測之淵，只是它在未落實之先，非是吾人感官之所能探測，言語之所能形容者。所以老子只能以「道」，以「一」，以「無」來指稱它，用以凸顯出一種形上之有的潛能。所以「無」是「有」的創生者含蘊者。是以老子云：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sup>⑤</sup>

又云：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sup>⑥</sup>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sup>⑦</sup>

這也是「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之另一款式的表達。有與無乃是一連串生發貫串的次第。凡事一有了始；即有了母，即可

以行化繁生以至於無窮。黃元吉云：

鴻濛未兆之先，原是渾渾淪淪，絕無半點形象，雖曰無名而天地人物咸有個中，此所以爲天地之始也，及其靜之既久，氣機一動，則有可名，而氤氳氤氳一段太和元氣流行宇宙，養育羣生，此所以爲萬物母也。始者，天地未開之先，一對元氣在抱是也，母者天地既開之後，「氣化生萬物是也」。

當道在渾淪未兆，無以名之之際，是無，是始。當道之氣機一動，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渾淪之中，獨聞利焉。由體以起用，由靜以之動，萬物於茲以生焉，此是道之妙用，是有，是母。是以有與無乃綜合形上之混成，與夫形下之萬有而滙歸一本，是以道通有無而爲萬物之母，而爲天地之根也。老子又明其能生萬物之過程云：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①

道生之者，卽是由無而有，由體起用，氣機一動，天地之間，化機流暢之能生萬物之普遍生機也。德者，物之得於道者，萬物各稟賦天地之生機，必有一股蓄養之力以穩定之，以劑成各物所具之性。抽象之生機性理還須依附於物以呈現，這就要藉天地間之物質，經巧妙之自然調配，而成就物色之繁富；飛潛動植，胎卵濕化，以及種種之宇宙萬象。若沒有這些物質以成其形，那道德也無從見其體位，故曰物形之。形之以後，更須種種外在之條件環境，如四時之相遞，陰陽之相代，地土之肥瘠，雨露陽光之調順等等相爲輔佐，方得以生長成就，故曰勢成之。凡此言說，均是老子對宇宙萬物生成過程之體悟與闡釋。而此宇宙萬物之生成，一皆源於形上之道。吾人從事象上觀之，這天地萬物雖是個別的存在，然而在涉及到理上，則天地萬物確是渾然的一整體，而這個整體的源頭是道。道爲一切存在的根源，它說明了宇宙衍生的過程。由一而生萬，由絕對本體而衍化成爲種種之萬有現象。老子又云：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②

這是老子最精簡之宇宙觀，亦是萬物生成的次第。一、二、三便是象微道之一層一層向有形世界落實的過程。有形上之道，必有形下之象，一卽是象微無極生太極時之初動狀態。從無至一，是由靜之動，這將動未動，方其呈現始動微兆之時機，無以名之，

強名之爲「一」。一者，數之始，象其由靜之始動也。一生二者，道既動之後，有正必有反，由一化爲二。二者，太極所生之兩儀。天地、陰陽、乾坤、剛柔皆是也。二生三者，這三乃是陰陽二氣之交合而生的新現象，而成的第三者。天地絪縕，萬物化生，由人類以推至萬物，莫不皆然。是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是一切存在的根源。「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一方面是宇宙萬物生成的根源，同時又正是宇宙萬物演化的法則，萬物由道而創生，也依道而繁衍。道是自然界中最初之發動者，它具有無窮的潛在力與創造力，萬物之所以蓬勃生發，皆是由於道之潛在力不斷創發之表現。由此觀之，老子之道爲天地萬物尋得了一個總根源，以抒發人與萬物之內在生命的一種真切感。其作用在於爲變動不居之宇宙現象尋求得一個穩固的不變的基礎以安身立命。使個體之小我能突破一己之局限，不斷向上超越以與宇宙精神契合貼切爲一，使個體之小我從一己之人生的層面擴展到宇宙的層面，以提升生命至最高之境界。以使有限之渺小存在與無限之永恆存在相結合，而具有永恆的眞善而完美的意義。只有我們賦予生命以永恆眞善而完美的意義，我們的生活行爲才有它的價值與使命。只有如此的道的了悟，才能開展吾人的心靈與思維活動至廣大而高明之境界。才能擺脫周遭的塵勞不爲當下的困境所錮蔽。不爲當前的形色聲影而且眩神迷，而沉淪陷溺。方得超越吾人之靈明於清虛之中而得以一寧靜、恬適而超然的心胸承擔一切，觀照一切，而欣賞一切，包容一切。「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爲道紀」。老子認爲，只有在道中，我們才有內在生命的主體力量，唯有肯定道才能肯定人生，肯定價值。「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雖有袂壁以先驅馬，不如空進此道」老子他殷殷囑咐，他深深寄盼。他寄盼吾人從事道之追求與道之體悟。他寄盼吾人從事道之建立與心智之成熟。老子的道，真如一盞不滅的明燈，它照亮了人生之道路。司馬談有云：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情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推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⑤

寥寥數語，確是知人之論，嘉言美意，萬代千秋，自是有目所共睹者也。



近世紀以來，由於自然科學之不斷突破，已使人類之手足耳目伸長到不可思議之地步。然而人類心靈、智慧之成長，精神生活之提升，卻依然故我，沒有等量之長進，形成了一種不穩定不平衡的狀況。本來，人類的真正文明，是在於德性之創造與完成。然而在此物質文明與科學進步的時代，世人驚異於科技的功能而忽略了整體宇宙之自然法則。五光十色，浪淘淘湧，眩於外物的力量而遺忘了人類本具之內在潛力。再在急功近利的心態之下，使人越發的狂妄與自利。內在之靈明，若存若亡，於是精神外注，文明如脫韁之馬，偏出的向物質世界奔馳，造成物質世界之輝煌成就。連帶的使得世人爲物質操其心，勞其形，在羅掘俱有以後，又莫明其妙的浪費。在熾盛的慾望之下，就很容易喪失人類之本真與夫天命之性。外重內輕，空虛迷茫之餘，於是心靈失去了平衡，情緒缺乏了穩定。在這偉大的時刻，要能認清理路，不遭滅頂，必先認識自我，肯定自我，把我定位下來，才能看清週遭的一切。老子一書，具有高度的成熟的智慧，闡發道德理性，說明宇宙人生之真，自我本性之善，天地萬物之美。其本體與妙用，更是無與有，天與人，心與物之一氣貫通，理想與現實之調適與諧合。如能取精用宏與切身融貫，通過致虛守靜，與道合一的工夫，而達內聖外王之境。庶幾在動盪紛擾之中，尋得了平衡與穩定，自在與安樂。也使得我們身心性命獲得了它應有的安頓與歸宿。

### 附註

- ① 莊子齊物論。
- ② 張載四銘。
- ③ 王維詩。向淮南子要略篇。
- ④ 老子道德經第十四章。
- ⑤ 有居士龐遜者，唐，衡州衡陽縣人，世本寒賤少悟塵勞，志求真諦，悟道後，以舟楫載珍寶數萬，沉之湘流，學家修行，事見指方錄卷九。
- ⑥ 德山禪師語。
- ⑦ 王夫之老子衍。

- ㉑ 刻師塔曰：發意爲廢。
- ㉒ 晉肇爲摩羅什門下四哲之一撰摩羅三卷。
- ㉓ 老子道德經第一章
- ㉔ 全 上第六章。
- ㉕ 全 上第五章。
- ㉖ 全 上第十四章。
- ㉗ 全 上第五十四章。
- ㉘ 全 上第二十一章。
- ㉙ 全 上第四十章。
- ㉚ 全 上第一章。
- ㉛ 全 上第五十二章。
- ㉜ 全 上第五十一章。
- ㉝ 全 上第四十二章。
- ㉞ 全 上五十一章。
- ㉟ 太史公自序，史記卷百二十。